

读小学,老师组织学习小组,家住附近的几个学生,放学之后,集中到一家住房宽敞的学生家里写作业,复习功课。我到的这位同学家,是个独门独户的四合院,很是轩豁敞亮。带廊檐的正房三大间,两边的房间,分别住父母和孩子,中间的客厅,成了我们学习小组的场地。

开始,我们趴在桌子上,还安静写作业,后来屁股上就长了草,坐不住,开始玩,打打闹闹,很快就“大闹天宫”了。在他家,我没见过他父亲,可能工作忙,只见到他母亲,三十来岁,白白净净,袅袅婷婷,任我们疯玩,也不管我们。

玩完了,疯够了,天渐黄昏,倦鸟归巢,该回家了。记忆最深的是,他家院子里种着一棵老石榴树,花开似火,五月的风中,有花飘落,一地星星点点红。他母亲走出屋,像送大人一样送我们,一直送到大门口,让我们非常不好意思刚才在她家的“大闹天宫”。

中学,我们分别考进不同的学校,联系不多。高中毕业,上山下乡潮起,我在街头碰见他,聊起天来,我说要去北大荒,他说要去山西。分别之际,他说咱们多年没见了,邀请我去他家坐坐。我跟着他走进他家住的那条胡同,路过他家那四合院,他走了过去,带我到前面不远的另一处院子。我以为是搬家了,走进一看,是个大杂院。他住紧靠大门洞的一间小屋。屋



2024年正月初三,我背上行李,到南方有一个山有海的地方,躲起来,开始了又一次闭关写作。在万家灯火,浓浓的节日里,把自己关起来,不分昼夜,把思绪一股脑地铺展开来;有时,文思泉涌,有时,一筹莫展,为人物的一句念白、一个戏剧动作的设计,煞费苦心。就这样,在温暖的南国闭关了两周后,完成了新的话剧剧本。可直到写完最后一个字的那天晚上,剧名还没想着落,苦思冥想到午夜,大脑突然跳出两个字:树魂。这一瞬间决定了新话剧的名字。

话剧《树魂》是我第四个话剧剧本。也许是巧合,前面三个剧本《前哨》《兰考》《延安》取名都是两个字,也都是利用寒暑假把自己关起来完成第一稿。从2020年开始,我以每年一部的速度创作剧本,看似高产,其实,深挖



竹报平安 (篆刻) 袁国强

说到开学之后,我不禁想起自己当教师那些年的时光。虽已离开教育岗位很多年,但学生们却说,一日为师,终身为父。特别是开学后教师节就要来临,当年的学生或打电话发短信或寄上贺卡,祝我教师节快乐,心里总是暖洋洋的。1985年9月10日,加入教师队伍才三年的我,迎来了属于自己的第一个教师节,也是新中国第一个教师节,那种自豪感和被人尊重的感觉,这在刚走出知识被贬值的年代,还是相当的幸福。有做了一辈子教师的老教师们朝我这个尚显稚嫩的新教师说,你真幸福,入职不久就有教师节,阿拉这辈子才碰到一次。教师节当天是星期

一,正好那天轮到我在校门口值日。一早,我站在挂有“庆祝首届教师节”横幅的校门口,迎接各位学生的到来。学生们进校时都会说“老师,节日快乐!”一些送孩子的家长还和学生一起向老师鞠躬,表达对老师的敬意。而当天最显眼的则是女教师的办公桌,桌子上插着鲜花,这让我们这些年轻的男教师有点“羡慕嫉妒恨”。

晚风庭院落梅初

肖复兴

里,只摆下一张床,一张小桌和一把椅子,再没有容身之地。

我明白了。我坐在椅子上,他坐在床

头。我望望他,他望望我,一时都没有说话。过了一会儿,我问他母亲住哪儿,他指着旁边的小屋。我说过去看看他母亲,他摇摇头,说:别去了,那屋子更憋屈,你去了,她更难受。

多年过后,我们先后从北大荒和山西回到北京。我到他家看他。他已经结婚,两口子就住在这间小屋里,小屋显得更加逼仄。

我想起在那段特殊时期,父亲胆小,把家里藏的四块银圆交出来,前几天,家里来了一位年轻的女警察,说是落实政策,交给了我四元钱。我问他:你原来住的院子,落实没落实政策?他苦涩地摇摇头。

大概我们说话的声儿有些大,忽然,他母亲推门而入,看见我,直呼我的名字。我忙站起身,叫着大婶,您记性真好,还记得我呢!

怎么不记得,越是过去的事,越记得清楚!她这样对我说。想想学习小组在她家时,二十多年过去,她有五十开外了,并没显得苍老。我这样夸她,她一摆手,说:什么事都别放在心上,人就松心!停了停,又说:你

联五烈士之一的胡也频是福州人)。就在这次短暂

的福州行,有关领导在了解到我编剧的话剧《兰考》

刚刚上演时,告诉我福建

宁德很值得写。巧合的是,当晚

在与福建歌舞剧院孙砾院长

交流创作

时,得知他们正与宁德方面

筹备创作一部舞台剧,原型正是黄振芳家庭林场。

从1983年开始,黄振芳三

代人坚持植树造林,已经名满天下。

1988年到1989年,在福建任职的

习近平同志曾三次到林场调研,并高度评价黄振芳

家庭林场为发展林业提供了一条思路,进而提出森林是水库、钱库、粮库的生态理论。

孙砾院长当场邀请我担任这部剧的编剧。

整个暑假我完全沉浸在有关书籍资料文献中。

8月最后一周,我来到宁德周宁七步镇后洋村的黄振芳家庭林场。

云雾周宁,我在被森林覆盖的群山中,感受来自那片土地上曾经的苦难和辉煌。

三十一年一瞬间,当三代人一同还原历史的苍茫时,我们其实很难体会到那个时代的蓬勃生机和艰难困苦。我也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的乡村巨变,在整个采风过程中,自己

来了刚出厂的羽绒服,要知道当时这羽绒服是时髦商品,不是每个人都能在市场上买得到。虽然尚处初秋,天还未冷,但接过这件带着尊师重教心意的羽绒服一瞬间,每位教师的心里都很温暖。

温暖的教师节

龙钢

回到家,温暖的教师节还在延续。居住地的居委会干部专门登门来道贺,说一家三口是教师的家庭,在居住地很少,所以居委会干部在道贺的同时,还在家门上贴上了“教师之家”的红榜,这在当时非常惹

眼,引得左邻右舍纷纷竖起大拇指。邻居们见了面都会说句“节日快乐”,喜得我们一家在社区里像个“明星”。

大家把我们当“明星”,我们也不能亏待了自己,晚上犒劳自己,在家里举行了“节日宴”,庆祝自己的“节日宴”。由于尚处计划经济时代,许多商品还要凭票供应,不能大吃大喝,更不能像现在到酒店里订一桌,所以只能到附近的小菜场买了条鱼,买些蔬菜,做了个什锦汤,加上中午学校里带回来吃剩的“节日伙食”,拼凑成“四菜一汤”,边看电视里播出的庆祝教师节晚会,边吃“节日宴”,就跟过春节似的。

我一直到现在,这样的情景总时不时会浮现眼前。前两天,读到李清照写的《浣溪沙》里一句词:晚风庭院落梅初。禁不住又想起那座小院。那时候,落的不是梅花,是石榴花,红红的石榴花。

我进屋看她,她已经病卧在床。同学有了房子搬走后,我好久没有到这里来了。看见她,一下子没认出来,原来那么白净俊俏的人,已经萎缩成话梅核一样消瘦的老太太,不禁一阵心酸。我对她说:大婶!您好日子就来了,很快你就能住楼房了!她摆摆手,对着我说着以前说过的话:你说我什么没见过呀?什么东西没吃过,什么房子没住过。我的同学打断她的话,把她推出屋。出门前,她回过头指着同学对我说:就他心窄想不开,你好好劝劝他!

乡村记忆和经验不时浮现在眼前、涌入到心间。我有意无意把记忆一同代人,力图更好的想象当年的图景。同时我也开始研究舞台艺术、文学和影视作品中类似题材的书写。我渐渐有了自己的方向,明确了这部作品必须是在原型的时序框架中,以虚构的方式重新建立主体叙事和人物故事。宁德之行,深深体会到闽东这片神奇土地上革命文化、生态文化、畲族文化的深刻印记,我设想,三大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将是这部话剧走向历史和未来的基础。

第一次到宁德,就遇到诗人、剧作家刘国平,我们一见如故,我盛情邀请他参与到剧本创作中来,以便在历史发展、地方文化融合上来把关,剧中的畲族民歌、原创歌曲都由他来承担,我也遇到担任这部剧作曲的福建籍作曲家章绍同老师,白天,我们一同调研,一同

走访,一同讨论;夜晚,我们围炉夜谈,有时兴奋不已、击节赞叹,有时激烈争论、互不相让。

2024年1月中旬,话剧《前哨》在福建大剧院隆重上演。我借这次机会又来到后洋村,这一次,我带来了剧本故事大纲和人物小传。实话说,建立在真实原型基础上的虚构作品

都会面临着很大的风险。同类题材中成功作品不多,就是因为大都太拘泥于原型的事迹了。我把这部多场话剧大致分为三幕:毁林、造林、捐林。经过大家的激烈讨论,最后把“捐林”易为“守林”,一字之别,整部话剧的意象

和和精神得到了提升。大家在讨论中对虚构的故事还有不少不同的意见,我知道,这是故事原型的巨大影响和虚构情节的处理之间需要协调。我提出一个解决办法:大家一起再回到原型中去。这就有了一个冬日的午后,我们再次来到后洋村,邀请七位上了年纪的村民包括两位老支书召开座谈会。

故事中描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,一位年轻的红军号手牺牲在后洋村并被村民安葬在村东的山顶上,大家认为虽然闽东有不少红军烈士,但后洋村好像没有过,这样的处理会不会影响戏剧的真实性。当我提出村里是否有过红军烈士这个问题

时,令人吃惊的场面出现了,年长的那位老支书说,当年有两位红军牺牲在这里,一位没有找到尸体,一位就被村民埋在村东的山头上。听到这里,现场陷入了沉寂,艺术的虚构竟然会与历史有如此的巧合!

当初,接下创作任务时,我就找到导演卢昂,预约他来执导,那时剧本连一个概念都没有,卢导却满口答应。他推掉了好几部大戏,空出了大半年时间,等到故事大纲和人物小传出来,他就开始了筹备工作;春节后,剧本出来了,他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创排中。我还邀请了同济大学姜永琪的团队,承担了数字媒体设计和制作。可以说,《树魂》是沪闽两地艺术家通力合作的结晶。在各方力量的支持和努力下,舞台剧《树魂》7月28日在宁德成功首演。11月,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期间,《树魂》还会来上海演出。

小学生要适应学校的教学需求,只有胃先舒服了,才有学业上日有精进。

开学啦

责编:沈琦华



已分云泥行异路,忽惊鸡鹤宿同枝。(书法) 徐正谦

去北京的路上我看完了一本名为《在中间》的短文集。作者罗衣很年轻,是一个中法混血儿。事实上我是看着她长大的——看她从一个坐在婴儿椅一起跟我们去公园放风筝的小屁娃,到飞驰在马路上的滑轮少女,再成为颇具流量的青年时尚艺术博主。这些年有个新名词叫融媒体,想到罗衣一路的成长,我觉得她可能已经玩明白了。罗衣的母亲扫舍是一位作家,艺术工作者。确实很幸运,这让罗衣也比其他同龄人更早相信文学和艺术的价值。“混血”这两个字不仅体现在罗衣的五官相貌上,还深深融化在她的思维方式乃至价值观上。这些年她生活习于欧美和中国,这样的往返曾让她困惑于自我何在,最终也让她飞速成长——创作也没有间断。视野更宽,心态也更包容,同时她善于表达以及展示自己。不仅写作,罗衣还做模特,拍视频。她的视频介于纪录片和文艺电影之间,气质上很像日本的私小说,青山七惠《一个人的好天气》或者《一个人的坏天气》那种:有生活,有思考,并兼具审美。我最早看她的新媒体作品,经常被她的文本(独白)惊艳到。一个人年纪轻轻,但是对世界和生命的观察却如此细致,这不是敏感这个词就可以解释的。说大一点,王家卫和贾樟柯也不过如此。没有说两位老师不好意思,是罗衣特别优秀。

短短几年,罗衣和她的视频内容(影像作品)终于被更多人关注到,现在的说法叫吸粉无数。她登上时尚刊物的封面,和大品牌合作,拍摄广告,出版了文字作品——如果从传播策略来说,罗衣的自我表达其实就是融媒体的理念。

“融媒体”并不是一个具体实物,这个理念以表达为前提,以扬优为手段,把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优势发挥到极致,“使单一媒体的竞争力变为多媒体共同的竞争力”。通俗地说,一个人不光舞刀,还会使剑,现在还能开大炮。

这也不是简单的一种传播学,或者一套加法或组合拳,一个年轻艺术家的融媒体式发展,更应该像降龙十八掌,互相之间有递进,有衔接,甚至有互文关系。可惜我们大部分普通人只能学会一招两式,还连不起来。

超越报纸、电视、广播、网站等相对狭隘的概念,还原为文字、图片、音频、视频等文化表达最本真的形式。这一点罗衣做得极好。如果未来有年轻人符合条件,罗衣的路其实是完全可以复制。

一个人可以只写作,像过去一样;或者只拍电影,也像过去一样。但他的身后,可能会站着很多具备融媒体思维和融媒体传播技能的人。要小心了。

和精神得到了提升。大家在讨论中对虚构的故事还有不少不同的意见,我知道,这是故事原型的巨大影响和虚构情节的处理之间需要协调。我提出一个解决办法:大家一起再回到原型中去。这就有了一个冬日的午后,我们再次来到后洋村,邀请七位上了年纪的村民包括两位老支书召开座谈会。

故事中描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,一位年轻的红军号手牺牲在后洋村并被村民安葬在村东的山顶上,大家认为虽然闽东有不少红军烈士,但后洋村好像没有过,这样的处理会不会影响戏剧的真实性。当我提出村里是否有过红军烈士这个问题

时,令人吃惊的场面出现了,年长的那位老支书说,当年有两位红军牺牲在这里,一位没有找到尸体,一位就被村民埋在村东的山头上。听到这里,现场陷入了沉寂,艺术的虚构竟然会与历史有如此的巧合!

当初,接下创作任务时,我就找到导演卢昂,预约他来执导,那时剧本连一个概念都没有,卢导却满口答应。他推掉了好几部大戏,空出了大半年时间,等到故事大纲和人物小传出来,他就开始了筹备工作;春节后,剧本出来了,他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创排中。我还邀请了同济大学姜永琪的团队,承担了数字媒体设计和制作。可以说,《树魂》是沪闽两地艺术家通力合作的结晶。在各方力量的支持和努力下,舞台剧《树魂》7月28日在宁德成功首演。11月,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期间,《树魂》还会来上海演出。

小学生要适应学校的教学需求,只有胃先舒服了,才有学业上日有精进。

开学啦

责编:沈琦华

少女玩转融媒体

小饭



和精神得到了提升。大家在讨论中对虚构的故事还有不少不同的意见,我知道,这是故事原型的巨大影响和虚构情节的处理之间需要协调。我提出一个解决办法:大家一起再回到原型中去。这就有了一个冬日的午后,我们再次来到后洋村,邀请七位上了年纪的村民包括两位老支书召开座谈会。

故事中描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,一位年轻的红军号手牺牲在后洋村并被村民安葬在村东的山顶上,大家认为虽然闽东有不少红军烈士,但后洋村好像没有过,这样的处理会不会影响戏剧的真实性。当我提出村里是否有过红军烈士这个问题

时,令人吃惊的场面出现了,年长的那位老支书说,当年有两位红军牺牲在这里,一位没有找到尸体,一位就被村民埋在村东的山头上。听到这里,现场陷入了沉寂,艺术的虚构竟然会与历史有如此的巧合!

当初,接下创作任务时,我就找到导演卢昂,预约他来执导,那时剧本连一个概念都没有,卢导却满口答应。他推掉了好几部大戏,空出了大半年时间,等到故事大纲和人物小传出来,他就开始了筹备工作;春节后,剧本出来了,他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创排中。我还邀请了同济大学姜永琪的团队,承担了数字媒体设计和制作。可以说,《树魂》是沪闽两地艺术家通力合作的结晶。在各方力量的支持和努力下,舞台剧《树魂》7月28日在宁德成功首演。11月,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期间,《树魂》还会来上海演出。

小学生要适应学校的教学需求,只有胃先舒服了,才有学业上日有精进。

开学啦

责编:沈琦华



夜光杯